



06987

序

太倉蕭君曼未疇嘗兼一日之正不遠百里惠然肯來脩
士相見之禮坐次褒中出所著經史管窺一編欲然下問
予受而讀之兩旬始卒業焉觀其書元元本本博引鉅解
言言皆直根柢鏗鏘三昧稽之言蓋攷學究思者也吾因歎
夫今世士夫夫學殖之莖落也其故有三初地學人僥倖
于風櫪下日之長鍼芥偶投遽掇科第因而束書高閣永
弃筌矚遂致謬改金相誤嘯伏獵頑碑蕪字貽笑簪紳此
達而不學者也若窮鄉樸學之士袍四書大全一部私爲
枕中秘薈稗近科房書闡義數百篇奉爲金科玉律終日
沈酣于其中此外高文典冊皆曰爲蕪裨舉業一切不庸
于目或曰南華爲僻書或不知堯舜是一人二人一孔之
儒少見多怪此窮而不學者也其閒又有一二高才生英
雄自許志在欺人采張霸之僞書襲楊雲之奇字浮夸弔
詭炫熿人弄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雷同附和久假不歸斥
歐尤爲不讀書訶蕭統爲強倫解事曰此爲學又所謂佞
是而非惟庸故矣者也三者受病不同總歸于學蕪根柢
而已管班固之序河間獻王也曰脩學攷古實事求是士
人形于經史二學攷之而實求其是安昇脊三者之楸弊
邪今曼未已縫掖之士用力于經史其于經也自兗德王

經史管窺石序

一 讀五千卷齋

道之大旨至名物象數之數妙義紛綸皆折衷于至是其
于史也上下三千季縱橫二萬里了然若視掌上螺紋時
時于政治昇失人物臧否發一言曰爲之辯論大徑輒破
的于是知曼未實有相抵之學非苟焉稗販而已也夫學
問之道或原焉或委焉經史爲原他說皆其委也河發原
于昆侖江發原于岷山惟其原遠故其楸長而浩蕩之勢
經網戒絡九州而不窮學而發原于經史刪其頰印死人
之際上下古今之間將漻所不通而寧有斷港絕潢之阻
與今之學者若曼未可謂實事求是者矣雖老而不遇虛
猶勝夫被文繡飫梁肉聖癘居諸虛生一世者也

經史管窺石序

二讀五千卷齋

嘉慶二十一年季孟穰月吳門石韞玉拜譔

序

予觀沈約所云蕪相之木朝植夕萎蕪原之水朝盈夕涸未嘗不廢書三歎也念自燥髮受書今杖鄉矣讀書所尋筆輒爲記然其閒爲飢驅廢者十之二爲仕宦廢者又十之二雖不窮于遇而窮于學自顧能蕪惶惶太倉蕭君曼未肯識之于同里甌北觀簪弟觀簪指示余曰此吾詩友也子勿曰窮蕪之稔處旬日叩其學若不僅曰詩鳴者凡九經諸叟百家蕪不鉤元抉要攷古而不戾于時通經而不滯于用視世之崑瓊齋宇驚襍自恣者其醇駁不可曰邇里計曰是卜曼未非長窮者不久當橐筆木天爲吾儕

經史管窺孫序

一 讀五千卷齋

張一軍矣後不通音問者十餘季而心恆縣縣今季夏予遊吳門相遇于虎邱之別館而見其窮如故訝予言之不驗憐焉及稔知學業之益進也且憐且喜因慰之曰甌窮子之遇不形窮子之學脫予入躋九卿出擁五馬榮榮矣恐政事倥傯不復能矻矻孜孜日涉獵于宛委之山與謨觴之室矣是元之窮子未始非昌子之學也雖窮庸何傷語次出所撰經叟管窺一編示予曰知予之窮者莫如先生刪序次莫如先生宐予悲其言感其意受而讀之其考證也博而該其匡謬也精而確其論斷處雖遠廷老更不形過焉因是愈信元之曰窮玉成之也夫相之林者

其實遂原之遠者其楸長信諸令傳諸後不脛而奄千里
不侶而續千穉曼未其夷可已蕪憾于窮矣憮觀管已歸
道山不獲覩此成書也子嘗念平谷氣誼相投者皆次第
登賢書入詞館獨江都汪容甫窮而不遇沈沒于蓬蒿藜
藿之間假著書以寫窮愁每相見子輒誦陳說巖中令知
祿不薦管人恥句已自責今又爲曼未誦矣子責寧有盡
哉

嘉慶二十二年夏四月望痔三日陽湖孫星衍拜譔

經史管窺孫序

二 讀五千卷齋

經史管窺卷一

經部

太倉蕭曇曼叔讓

誠齋易傳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故亾漢不曰成哀而曰孝元亾唐不曰穆敬而曰文宗皆不剛健之故也誠齋處南渡時蓋確有所見故不覺明目張膽而言之耳

惠定宇九經古義需象曰君子曰飲食宴樂棟案歸藏易需卦之需佺溥禮記儒行曰飲食不溥注云恣滋味爲溥溥之言欲也故象言飲食宴樂古文易不可攷然溥字不

經史管窺卷一

一 讀五千卷齋

爲無說顧亭林唐韻正云歸藏易需佺溥蓋平聲則轉爲濡與需音相近楊升庵古音溥人余切古歸藏易需卦佺溥字同余案月令土潤溽暑注溽溼也曲禮濡肉齒決注濡溼也是溽與濡同義集韻濡洵趨切與需同音或可通用也

履九二偁幽人虞翻謂履變訟初爲兌訟二在坎獄故偁幽人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余案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左傳哀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使諸大夫囚諸樓臺梏之曰棘亦幽

之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幽於縲紲漢書呂后紀皇太后幽之永巷楊敞傳身幽北闕外戚傳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史記管晏列傳吾幽囚受辱鮑叔不曰我爲無恥此皆足爲虞說證佐

喻淪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全謝山駁之曰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余案謝山之說太泥蓋小人道消卽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義君子道消卽論語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說原不悖而謝山謂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過泥著字句而云然爾

經史管窺卷一

二 讀五千卷齋

九二包荒鄭氏荒讀爲康虛也虞翻荒作荒大川也說文荒注水廣也从川亡聲虞說侶本說文楊旡咎經史辨正从虞說謂伦大川訓與下用馮河義洽然鄭本尅疋濂虛也濂與康同据穀梁傳襄二十四年穀四不升曰康而韓詩外傳伦荒則鄭說疑亦可从案荒漢隸皆伦荒見孝廉劉敏碑及堂邑令費鳳碑

大豸九四匪其彭程傳彭盛兒經史攷異云古文易伦匪其尅虞翻云足尅體行不正說文允尅曲脛也余案洪範六曰弱傳云尅劣荀子正論篇是猶偃巫跂匡大自巳爲

肴知也注云匡讀爲尪廢疾之人喻湍石謂廢佗跛方合
跂字義此皆可爲虞說之證

豫九四朋盍簪古文簪佗貸京佗攴馬佗臧荀佗宗虞佗
戩戩叢合也竹汀先生養新錄調三代曰前無簪字當曰
戩爲正與上大肴得句協韻禹貢厥土赤埴墳康成本佗
戩是戩與埴同孔傳土黏曰埴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
埴爲黏土余案戩敦銘戩立中廷戩訓鞫老子埴埴曰爲
器言土性黏膩故可埴也楊子法言埴埴索塗言聞聲而
來也俱合朋類合而從之之義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余案大亨肴裸賓之禮上
公王禮再裸侯伯子男王禮壹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裸正合觀盟而不薦肴孚容若之義蓋賓于王者
惟裸禮爲盛調可曰觀禮容焉

旣矣六二不耕穫不菑畬釋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
歲曰畬菑者災也調災殺其草木也郭景純曰今江東呼
初耕地反草爲菑新田新成柔田畬和也田舒緩也余案
詩楚茨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笱何爲我藝黍稷可取
曰爲菑畬之證言耕者必先伐除茨棘然後可曰種黍稷
今未曾除去茨棘而已可播種言非計利而始爲之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疏處良之始履得其位能抑止剛健

之初距此初九不須用角故用童牛牝止其初也非是余案說文牝牛馬牢也書費誓今惟淫舍牝牛馬是也若童牛之牝牝當佗告說文牛觸人角著橫木所曰告也从口从牛又案揚子太元經物僮然未有知則僮牛之童當佗僮說文童奴也僮幼也今曰僮幼字佗童童僕字佗僮故僮牛誤爲童牛後觀畢靜山三餘初錄引王莊谿釋疋曰案僮童二字篆文與變彙相反用童字从辛从重省辛罪也罪之重者沒入爲官奴也罪人不冠故年少未冠者爲僮从人童聲牛無角謂之僮牛也牛小則未角告示也牛性善觸加橫木于角曰示不可之意故謂之告牛未角而告言畜之貴早也義更精核

經史管窺卷一

四讀五千卷齋

大過九二枯楊生梯康成讀枯爲姑余案枯蓋卽周禮壺涿氏牡槀午貫象齒之槀之省文牡槀姑榆也槀一佗姑釋木無姑卽釋草之菑萑急就篇注云菑萑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槀榆此鄭說之所本也而俗讀爲枯槁之枯非是

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義最難釋案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爭之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學者皆曰爲然愚獨曰爲不然輟者不忠之刑焚者不孝之刑臣不臣二忠爲患患者輟

也子不子倒學爲充焚者充也學古子字充古突字說文
充卽易突字不順忽出也从倒學易突如其來如不孝子
突出不容於內也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合剛義釋之
自明白矣漢書匈奴傳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邵
曰易昏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佗刑名也如淳曰焚
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
燒殺棄之莽依此佗刑名也亦足取證

遯上九肥遯古易佗飛王注矰繳不能及則晉易亦佗飛
余案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
賦曰利飛遁曰保名皆可佗證佐

經史管窺卷一

五 讀五千卷齋

睽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疑與下句匪寇婚媾不甚
膠黏案虞翻云說與設通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
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設壺者禮
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呂
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佗
壺壺尊也士昏禮設尊于室爲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爲外
尊此之謂設壺从虞說則上下文自膠黏矣

夙九五莧陸夬夬舊注莧陸草之柔脆者馬鄭王皆云莧
陸一名商陸商同蒿說文蒿草也經義終晦余案馬氏草
木辨云莧陸卽蒿陸其性堅韌寄樹而生莧陸榮則所繫

之樹瘁故務于未蔓延時除其根據此卽今俗言割人藤是也己此解經經義雪亮字林云韌柔也

客肴問井初六曰井泥不食九三曰井渫不食九五曰井冽寒泉食水泉當言飲而今何曰言食余應之曰米穀必得水而後可炊蓋主亨飪言如言飲只可解渴言食才能救飢解渴之功小救飢之功大故必言食方合彖辭井養不窮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渫者渫其惡也故不食序卦言井道不可不革蓋謂久則穢濁宜變易之也故井水渫惡行人恻焉不用則惡用汲則清明

經史管窺卷一

六讀五千卷齋

王變而易之則不獨行人天下皆受其福矣余案管子子井易水所呂去茲也水吝茲人或遭之年命促惟潔且新乃受福自是此爻注腳漢書王褒傳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注云奧幽也渫汚也污穢則除去之故曰渫亦足取爲證佐

革上六象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說文斐字下引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卽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蓋與順呂從君韻協今易革卦斐佗蔚養新錄云蔚字从尉聲尉本佗戾說文戾从上案下也从巳又持火呂申繪也今吳人呼戾斗爲運斗是戾音運音則戾亦可讀如運也漢書王莽傳

爨斗亦謂之威斗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若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爨與君協韻何疑余案搜尋敷佐洵淵博矣然終屬牽扯何不从說文佗斐而引晉陶侃誅詞云奮其威武統率三軍輕裘緩帶儒雅斐斐爲證爲精當也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云糝謂之餗周禮糝食注菜餗蒸案震爲竹竹之萌曰筍筍者餗之菜也餗說文佗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畱謂餗爲鬻餗卽簋一佗鬻或佗飭古之麋今之粥也內則之醜同此

震六二億喪貝六五億无喪育事集注億字未詳或訓爲

經史管窺卷一

七讀五千卷齋

度非是余案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周禮凡胥道者育德者使教焉外則曰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若漢禮育高堂生樂育制氏詩育毛公書育伏生億可曰爲之也億可曰爲之者猶言抑可曰爲之也與論語抑亦可曰爲之次矣同陸氏釋文亦音抑可證又大疋抑戒楚語佗懿戒書噫公命馬融本佗懿云猶億也艮九三厲熏心虞翻云古閻字佗熏艮爲閻坎盜動門故厲閻心余案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熏開天庭兮延羣神漢書贊云烏呼史遷熏胥曰刑蔡邕釋誨下獲熏胥之辜此皆閻字佗熏之證穀梁傳襄二十九年閻門者也

寺人也蓋古之守門者曰腐刑者充其職

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尔靡之注靡斂也分斂而共之
龔韻通倫靡皆非是靡當讀爲磨與和協韻吾與尔靡言
相磨礪也案莊子齊物論與物相刃相靡荀子性惡篇身
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靡使然也史記衡山王傳贊亦
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好爵猶孟子所謂天爵好爵本
乎天吾與尔共肴之故願與尔共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
之功也据此可證舊解之誤又蘇秦傳揣摩鄒誕生本伦
揣摩亦可參

近人說經多穿鑿附會聊舉一二吕資笑噓如說中孚其

經史管窺卷一

八讀五千卷齋

於虞吉則訓爲騶虞肴他不燕則訓爲元鳥蓋因卦中肴
豚魚鶴馬翰音而尋扯之耳至訓責其須爲鬚眉之鬚良
其限爲股誤伦限穢鄙極矣肴吕經學名者賞其新穎始
病慎乎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肴賞于大國高澹人天祿識
餘云郭琛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吕震
揚威武釋則三年肴賞于大國者何人也義自好然未知
所出余案楊氏經史攷異云古文易伦歷用伐鬼方蓋指
王季也今本誤伦震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
歷伐西落鬼戎又王賜地二十里玉十穀馬十匹證之伯

非無稽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解之者不下二十餘家皆得此而遺彼余概不取焉惟潘次耕氏之說較前人簡括曰倚數一語在生著之後立卦生爻之前則此參天兩地正確指著策之數也揲策成交奇數者一三五而獨用三謂之參天偶數者二四而獨用二謂之兩地其不用一五與四者不可用也老陽之數九必曰三三數之方爲三奇若雜用他數則一四四可爲一奇四偶矣老陰之數六必曰三三數之方爲三耦若雜用他數則一四一可爲二奇一耦矣少陽之數七必曰一三兩二數之方爲一奇二耦若雜用他數則一五一可爲三奇矣少陰之數八必曰兩三一二數之方爲二奇一耦若雜用他數則二四三可爲三耦矣故奇必用三耦必用二而後陰陽老少之爻乃可定參也者三之也兩也者二之也取三于天取二于地而交鎔用之所謂參天兩地也曰此參兩成九八七六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義在肩睫之間而前人未經闡發愈淺近愈明顯足補向來之漏

宣余案韓非子曰身不待老而憊髮不待季而宣可證或曰巽爲算謂多思算而致白或佗赫謂髮白如赫不典

兌爲剛鹵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佗羔今李鼎祚纂解引虞仲翔注亦佗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養新錄用武進臧鏞堂說謂羔乃養字之誤破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曰羊爲重出若佗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漢上易傳云鄭康成本佗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育之賤於妾也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余案公羊傳宣十二年廝役廝養注炊亨者曰養史記儒林傳兒寬常爲弟子都養注都養爲弟子造食也鹽鐵論注析薪爲廝炊亨爲養則臧說當矣然臧亦各本出李氏文說

經史管窺卷一

十讀五千卷齋

尙書放齊曰亂子朱啟明注亂嗣也亂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余案旣是堯子何用放齊之舉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觀劉原父典謨解引竹書紀年云亂朱放齊交曰淫佚道丹朱据此自無疑義若必引亂侯亂之舞衣曰爲證已落第二層矣

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曰害天下崇伯偃遂共工之過余案竹書紀年淮南子皆載共工嘗治洪水事据此則方鳩僝功自指治水而堯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斥之象恭當佗尸位解言但外兒謙恭而不肯實心

治事所已做了治水之官而仍使洪水滔天自合咎方鳩
偃功之義而與下節用鯀一串韋昭沿賈逵之誤亦曰其
工爲黃帝時之共工是顯背本文鯀襲共工之障水曰致
煙之句矣其自相矛盾若此

其工方鳩偃功說文引虞書云宥救僇功救古文求字余
案地官正曰景曰求地中注故書求作救誤爲救又蔡邕
石經般庚器非殺舊亦曰殺爲求

尚書中候云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曰
嗣天下乃求賢曰異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
堯實知之于是疇咨于眾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
之陽又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于劉
朱又不肖而不獲嗣余案春秋傳有陶唐氏既衰其後裔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曰事孔甲則劉累卽監明之裔孫
也呂氏春秋堯裔子十人孟子帝曰其子九男二女在監
明死後矣

經史管窺卷一

十一 讀五千卷齋

納于大麓傳納舜使錄萬幾之政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
錄極譚新論謂堯納舜于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
矣王充論衡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者三公之位也居
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漢書王莽傳曰秦冢宰職填
安國家四海輻奏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

迷公之謂矣數說雖同而余俱不謂然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差勝而究不若史記之的當

極鯀于羽山鄭注謂極非誅誤于史記舜本紀極鯀于羽山曰變東夷之說余案洪範鯀則極死禹乃嗣興及左傳昭七年管堯極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已入于羽淵則極爲誅明矣

九經古義教胄子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然則胄子猶國子與余案春秋傳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周語晉人殺懷公懷

經史管窺卷一

主 讀五千卷齋

公無胄皆佗後字訓蓋言教養成材使先人胄後宗緒長縣也

朋淫于家注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非是余案後漢書補注孝明八王傳風淫于家風淫猶朋淫也許慎引虞書曰朋淫于家謂淫門內又廣雅否弗朋牝謂奸宄竊盜也風朋音相近蓋丹朱雖不肖亦何至與春秋傳慶封祁勝爲類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据佗朋字自無疑義

商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胥慙德曰子恐來世曰台爲口實此正是湯自新處而仲虺偏要佗誥曰文之此最壞事一則啟後世篡國之禍一則啟後世逢君之惡

七世之廟可曰觀德父子異世曰繼兄弟同世曰及祖孫
隔世曰詒非是則不世也不世則不廟余案春秋子般卒
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也子則廟無子不廟蓋無子則
不世也故不廟小宗入繼大宗則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
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然觀此知周禮小史奠繫世辨昭
穆之職甚重矣

子若觀火子亦拙謀拙當佗焮說文火光也商書子亦拙
謀讀若巧拙之拙今俗佗拙得聲失義余案誓誥解焮謀
謂未能燭遠也與上句自一串

客有問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康成注云亮同諒古佗梁
經史管窺卷一

圭 讀五千卷齋

楣謂之梁陰古佗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而孔安國
則曰諒信也陰默也未知孰是余應之曰前人聚訟已久
范宣曰所曰知諒闇爲凶廬禮葬爲柱楣楣則梁也葛洪
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箸地曰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
曰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葬泥之障曰避
風此同于鄭說者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
除喪服諒闇曰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此同于孔說
者據尙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未嘗言國事則鄭
說爲是若佗信默解則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語伯復
屢矣豈可訓乎又案後漢蔡邕議郎胡夫人哀讚云敢曰

亮聞叙我憂痛晉賈后取妹丈韓壽子養之託梁闇所生亦可參

說築傅巖之野注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案屈原云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素備築于傅巖猶小雅斯千篇築室百堵大雅縣之篇築之登登之築義甚明白而蔡氏必舍此而別訓爲居甚屬牽強又羊祜讓開府表晉遺德于版築之下亦足取證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呂守一一地也或亂正四方者猶詩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也毛傳云域有也鄭箋云長有邦域孔傳亦云或有也言能守之是呂有之則或卽域甚明後人加土爲域而于或字祇作或人或曰之用并其本義而忘之矣

經史管窺卷一

古讀五千卷齋

周書于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眾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从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呂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呂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于婦人此理之不可通者攷唐石經尙書論語春秋傳語凡四見皆無臣字今石刻苟添臣字者大抵宋人矣佗耳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佗亂臣十人非自邢昺論語疏呂誤承誤始啟劉原父子無臣母之疑蓋亂

治也亦猶禮昏義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呂聽天下之內治耳黃易余案宗廟百賦三餘初錄云洪範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謂當于逢字句絕故馬融注曰逢大也或曰子孫其大胥說乎曰左傳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又曰畢万之後必大此其證彭甘亭曰文選班固典引逢吉丁辰注言逢此吉而不引洪範可知子孫其逢吉不連讀也余案沙隨鑑古錄引書云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則前人亦呂逢字絕斷矣

西土人亦不越茲蠹說文蟲動也余正蠹伦也注動伦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莊子天地篇蠢動而相使不呂爲賜同義呂洪範用靜吉用伦凶伦注脚自合

經史管窺卷一

五 讀五千卷齋

天閱愆我成功所傳云閱愆也言天愆勞我周家成功所在余案若依傳訓則閱字落空矣蓋閱無愆義呂慎訓愆呂勞訓上句若勤之勤而閱訓安在不然下文天亦惟用勤閱我民傳云天亦勞愆我民與上注無異義魯頌闕宮奇仇箋閱神也又深也傳若言天深愆勞我周家則自然周匝矣王莽大誥伦天愆勞我成功所可从御事言蓋君之於臣生則受命於宗从則配饗於宗觀洛

諧記功宗功臣从祀謂之功宗可證春秋亦胥宗卿之名
又沈約宋書謝晦傳云徐羨之傅亮皆皇宋之宗臣宗臣
猶宗卿卽書所謂宗也漢之蕭曹晉之羊祜齊之王儉梁
之徐勉皆曰宗臣可參不然則多方臣我監又何謂乎
予惟四方罔攸賓釋文賓徐音嬪馬曰卻也廣韻彙韻竝
曰說文覲蔽不相見之覲爲必刃切同擯或作嬪正合徐
音余案莊子徐無鬼先生居山林曰賓人史記六國表秦
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又蘇秦傳其次必長賓之
注次計長賓棄關西是此句注腳

錢氏三國志攷異曰案今本尙書同瑁連文同爲齋名瑁

經史管窺卷一

去 讀五千卷齋

爲天子執瑁之瑁仲翔謂古曰侶同鄭氏从誤侶同又訓
爲酒栝曰此機鄭之失則古本只胥瑁字古文侶曰而鄭
侶同也今本尙書出于梅賾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
曰和合鄭虞之義乎三餘初錄云案書疏引鄭注一人奉
同一人奉瑁則鄭氏本侶同瑁非始于梅賾也後案云推
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侶瑁遂曰爲經文
本當侶上宗奉瑁無同字祇緣今文侶瑁傳寫分爲兩字
遂誤侶曰瑁後人曰曰侶同復誤侶同瑁鄭不能覺其誤
从而訓爲栝侶勝錢說

養新錄云呂刑耄荒釋文耄又侶薨此說文正字也羣經

音辨禾部云秬老也音耄書王秬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
曰秬當耄字者當是旄字傳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
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官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
皆作旄荒是鄭本作旄不作秬矣賈昌朝誤本作旄爲秬
非也余案孟子反其旄倪禮記射義旄期偁道不亂則旄
與耄通周禮再赦曰老旄故書作老秬漢書董仲舒傳秬
矣哀哉注秬不明也言刑罰亂音莫報反則秬與耄亦
通昌朝曰秬爲耄何嘗誤作

詩國風行露篇誰謂雀無角角音六應訓鳥喙而彙傳云
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謬矣若爾則下章鼠無牙

經史管窺卷一

七 讀五千卷齋

將何曰解考亭亦自知其說難通故姑从闕如菽園雜記
云子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或謂有齒無角若
犬豕侶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音六謂鳥喙
譌爲角耳蓋曰爲獸子之齒則無鳥之喙鳥傳之翼則無
獸之四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曰獸言此說有理
但攷之韻書角無釋鳥喙義不知何所據也余調詩誰謂
雀無角此便是證據文量始沿彙傳之誤而欠精核耳
一發五豨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司獸之臣
虞人翼五豨曰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能盡職故嗟嘆之
也案逸周書大成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備從來

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撚蹂也蹂其後而
从之此从禽之所曰必豸虞人也又射義天子曰騶虞爲
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故賈誼新書亦曰詩騶虞爲騶人虞
人非獸也之說

養新錄云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介
正旭旭躑躑郭景純讀旭爲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
之旭旭卽好好也今本說文旭讀若曷疑徐鉉所改唐曰
後人不復知旭豸好音故廣韻三十二皓不收旭字余案
小畜彙李文定贊天降殷憂損我元老典冊彬彬雲瀾日
旭則宋人亦豸讀旭爲好者矣

經史管窺卷一

大 讀五千卷齋

燕婉之求籩條不鮮彙傳燕安也余案說文引佻隈婉之
求隈目相戲也揚子方言視也東齊曰隈凡曰目相戲曰
隈義自長

菽園雜記云蝮蟻在東釋者曰爲天地之淫氣或曰爲日
光射雨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醬于庭見虹則急掩蓋之
不爾則致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家菊
簪井時時出虹掘之丈餘見一肉塊大如釜無首尾蠕蠕
而動舉而投之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矣余案淮南子
說山訓天二氣則成虹漢書天文志注雄爲虹雌爲蜺蓋
豸雌雄則豸血氣豸血氣則豸形體此理之一定者不然

蝮蝮虹蜺皆从虫旁古人制字豈無所見而然哉

敝笱序調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考亭改桓爲莊失其義矣余案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所不能禁也夫曰夫所不能防閑其妻者而責子曰防閑其母苛矣况南山刺齊襄猶嗟刺莊公桓公獨從末減美刺之義又安在乎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箋曰豈弟猶發夕也而朱傳佻樂易訓非是余案尔正釋言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皆曰闡明發行鄭又引古文尙書曰弟爲團而訓團爲明蓋本尔正而爲之說然康成非徒本尔正又見相如封禪書曰闡昧昭晰昆蟲闡懌闡懌猶愷悌愷悌猶闡明据此知鄭箋之精當

經史管窺卷一

充 讀五千卷齋

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爲名釋訓同義郭景純曰眉眼之間爲名玉篇引詩佻頤云眉目間也亦佻昭余案文選西京賦昭藐流眇注云昭眉睫之間据曰證毛傳目上爲名自無疑義考亭不从毛傳而曰佻訓名又足曰威儀技藝之可名失之矣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亦可參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注云夏大也箋云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曰食我也其義本自明白

考亭沿王肅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之誤而亦已
室宇訓夏屋余案若佗室宇解不但與下句每食無餘不
膠黏而于下章每食四簋亦錯雜矣惠硯谿詩說取魯頌
籩豆大房佗證傳云大房半體之俎足下胥跗如堂房也
說最穩若逸齋補傳引左氏胥酒如澠胥肉如陵胥酒如
淮胥肉如坻比擬則太牽扯矣又案檀弓云見若覆夏屋
者矣注謂半體之俎足下胥跗如堂房已此爲證佗較惠
說更精當

余姪百堂嘗語余云讀書不獨文義宜畱心卽音韻亦不
可忽畧如幽風蠶月條桑釋文條暢遙反則爲韶音條無
讀如韶者蓋暢字是暢字之誤暢遙則爲挑矣案養新錄
云條桑釋文胥罔音一爲徕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爲
暢遙反讀如挑則竹汀先生亦沿前人之誤矣

經史管窺卷一

予讀五千卷齋

小正伐木所所釀酒胥蕝毛傳云所所涉兒已筐曰釀已
鼓曰涓涓茵也茵古縮字是爲縮酌說文依毛詩而云所
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兒傳言兒者已伐木之梯興
縮酒之茅蓋所者削梯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後漢
楊由傳風吹削梯謂削下木片也晉書王濬傳伐吳造船
木梯蔽江而下吾彥取梯已呈孫皓是謂削梯若从朱傳
引大木者呼邪許注舉重勸力之歌已訓許許得母改詩

詞伐木爲舉木乎古文所與許通漢書張良傳父忝里所
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疏廣傳數問金餘尙存幾所注幾
所猶幾許故所所或佗許許也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
也隼傳則云流民自相謂也余案周禮地官鄉師曰歲時
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糴阨遣人縣都之委積曰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曰治季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倉人掌粟入
之藏曰待凶而頒之蓋國家賑貸存恤必曰士大夫主其
事鄉師等或士或大夫卽詩所謂之子于征也巡國及野
拊循流民所謂劬勞于野也若佗流民相謂則下文爰及
矜人哀我鰥寡爲自矜自哀於義畢竟未安惠氏詩說與
余意合而詞未暢故申言之

鶴鳴于九臯韓詩佗九臯言九折之澤臯古澤字讀若浩
臯从谷臯从大今佗九臯失之矣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余攷詩推度災出號令而天下
化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動而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
情可見矣詩曰燧燧震雷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也
故震電驚人使天下不安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峯崩人
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詞甚古奧而意

味深長

舟人之子注云舟楫之人鄭云舟當佗周考亭彙傳用毛說余案國語若克二邑鄆弊補舟依縣厯華君之土也又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韋昭注云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此舟人非舟楫之人之證也周禮冬官砮工記佗舟已行水注故書舟佗周朱育龔字舟爲古文周字焦山鼎銘王各于舟廟漢孟郁脩堯廟碑委曲舟匝此舟與周通之證也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不知朱傳何故不从鄭說

維禹甸之韓詩甸佗𨾏蓋古𨾏乘甸通音亦同後世失其音分𨾏乘甸爲三矣欲求其說而不得因据司馬法曰附會焉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失之矣

經史管窺卷一

主 讀五千卷齋

大正會朝清明偃師武虛谷曰楚辭天問會暈爭盟何踐吾期蓋引此句也注云爭一佗請暈說文讀若朝請清音相近而誤盟明通用詩黃鳥不可與明箋云明當爲盟案呂氏春秋武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問師曰何日至武王曰將曰甲子至殷郊會朝請盟蓋云曰甲子曰卦膠鬲請盟之期毛鄭訓爲日之清明非是此論已見于文說而武氏引天問佗證更見精核

論衡云太王亶父曰王季當立故易名爲厯厯者適也太

伯覺悟忝而避之說甚新奇而漢書議郎耿育疏亦曰太伯見歷知適遠巡固讓據此知王說非無本者

嘗疑周原膺膺五句皆用韻而句獨不協意膺字當讀如春秋傳原田每每之每及觀文選魏都賦膺膺垌野注引韓詩曰周原膺膺莫來反劉淵林曰膺膺美也與每每同義則余每每之說非武斷矣

誕先登于岸尔正釋詁登成也地官小司徒使各登其鄉之眾寡注登成也成猶定也釋文鄉亭之繫曰犴犴同岸詩小雅宐岸宐獄後漢崔駰傳獄岸填滿此鄭箋所自出蓋言欲成大功者必先平定訟獄自與下密人不恭接洽

經史管窺卷一

三 讀五千卷齋

矣若毛傳曰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于高位固非卽隳傳曰岸爲道之極至處亦自取惠氏援釋入儒之譏又帝謂與上章帝度異帝度之帝自屬上帝細將度字體何自知至帝謂文王是設爲紂命文王之辭蓋紂雖暴虐文王未嘗一日不聖明戴之否則弟七章旣爲上帝命文王矣而又言順上帝之則不亦自相矛盾乎

惠氏詩說云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已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已始基者厚矣故于傳履帝武句釋爲姜嫄从高辛見于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

可知此詩人之善于立言而毛公之善于逸志也鄭氏則不然曰爲祀郊禘之時肴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肴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嘆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其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如是余案鄭氏之意不過欲神其感生之說耳豈料後人附會輾轉加甚橫渠考亭宋代大儒亦沿其說自硯谿申明毛說而此章疑義自明客肴難余者曰果尔則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駟子

經史管窺卷一

讀五千卷齋

生契是聖人感天見于經之明文亦不足信庠余曰然此不過謂春分元鳥至娥簡祈于郊禘駟遺卵簡拾而吞之適于是時肴娠謂契生時應駟之祥則可謂吞卵後感氣而生契則不可不然孔子禱于尼山而生亦可謂孔母感尼山之神而生孔子庠

周餘黎民靡肴子遺朱傳子無右臂兒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半身之遺者此泥說文人無右臂形之義耳然于理畢竟未安余案史記高帝本紀注云青州俗言無子遺爲無噍類漢書高帝紀注同較勝朱傳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李厚庵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訓之

殊屬牽強余案康成曰辭也譬如彼己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忒己此王舅也近己其聲相近釋文近讀佗記考亭用其解而遺其音呂致後人懷疑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佗初从丌从彳丌音基彳音綽今佗近音記字誤佗近不敢改也又案易經渙六四渙奔兀釋文云奔兀姚佗奔近近古近字音記据此則近近本通用

儻革金厄注呂金爲環纏搯轡首也形似烏蠅余正蠅烏蠅注大蟲如指似蠶也枝園雜記謂今女人金銀臂環累累脊節而拳曲正如蠅形錫當佗蠅然則金厄之厄當佗蠅矣

經史管窺卷一

壹 讀五千卷齋

周頌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于光暘之考與文德之母此祝傳假辭余正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尙也注云介紹勸尙皆相佑助余案周禮大祝享右祭祀康成謂右爲侑易大畜自天祐之子曰祐者助也虞仲翔云大畜兌爲口口助侑祐口助者祝之職也据此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若訓右爲尊則未知所本

魯頌駟駒牡馬傳云駟駒良馬腹幹肥張也說文佗駢駢注馬盛肥也駟枝馬苑也引詩佗在駟之野今本駢駢誤駟駟駟野誤坳野失古義矣因爲正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芾芾音柳从草卍聲毛傳曰芾鳧葵也

俗作茆古無茆字因讀茆爲茅茅非水草不可爲菹與采
于泮水之義難通或曰芾水草杜子春讀茆爲芾康成从
之故曰芾芾葵鄭小同曰萑采草干寶云今之鄔躡草堪
爲菹江東胥之

新廟奕奕奚斯所佺毛詩曰爲佺廟韓詩曰爲佺詩箋云
脩舊曰新奚斯佺者殺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爲脩除脩除
者除陳而新之也毛說佻勝然未能捫主韓說者之舌得
三餘初錄引巧言篇奕奕寢廟君子佺之爲證可無異議
矣若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儔歌其路寢亦沿韓
嬰之誤

經史管窺卷一

美 讀五千卷齋

經史管窺卷二

太倉蕭曇曼叔謨

經部

周禮天官內饗鳥糞色而沙鳴狸鄭注失色不美澤也玉篇糞牛色不美澤此訓卽用鄭注鄭之失色蓋牛色之譌余案今周禮及內則皆誤糞爲麩故誤牛爲失也廣韻沙所嫁切老子終日號而嗷不嘔和之至也玉篇嘔聲破嘔沙音義同

瘍醫祝藥康成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謂附著也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攷工記函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爲注左傳韎韐之跗注樂射之不中又注賈服皆云注屬也士昏禮酌元酒三注于尊注亦云屬也余疋注旄首曰旌注言曰旌牛尾屬之干首是左傳士昏禮余疋之注卽攷工之屬又釋名曰剡注也郡國所仰注也古州與祝同音故皆讀爲注然則康成讀祝爲注者所本矣而後儒曰破字譏之不亦過乎

玉府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說文云珠蚌之陰精非是鄭注及孔穎達疏曰珠玉爲蠙珠蓋承許氏之誤余攷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曰玉爲之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詔从歐陽氏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

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琢小玉之白青黑色者爲之據此知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蚌珠也若蚌珠乃禹貢淮夷蠙珠又是一物而鄭孔呂之訓珠玉謬矣九嬪贊玉盥注故書玉爲王案李陽冰曰王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王三畫正均如貫玉也

地官呂儀辨等注故書儀爲義余案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義古文春秋經傳皆作誼古文尙書遵王之義亦作誼漢書董仲舒傳漸民曰仁摩民曰誼小宗伯

經史管窺卷二

二 讀五千卷齋

肆儀爲位肆師治其禮儀典命五儀同作義

鄉師與其輦輦注故書輦作連案漢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器用胡輦胡輦卽論語瑚璉連爲璉字省文是輦連爲一字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又海王篇服連輶輦亦古輦作連之證

卿大夫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杜讀和容爲和頌言其聲和也故書舞爲無案禮器云周坐尸詔脩武方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或陽今史記作秦雍陽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

鼓人凡軍旅夜鼓鼙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杜子春

云守鑿一夜三擊在軍警戒急在于夜言鑿者音同憂戚
取軍中憂懼之義故杜讀爲戚又鑿呂蚤得聲故又讀爲
造次之造亦與趣音相近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聲相侷
趣一侷振說文振者夜戒守戍行夜爲干振也

司市凡通貨賂曰璽節出入之康成注云璽節印章若今
之斗檢封義甚明白掌節貨賂用璽節同說文云王者印
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璽字本訓矣案左傳襄二十九
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注璽印也
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史記楚懷王置相璽于張儀此
古者尊卑共用之證至說文王者印也下又云所呂主土
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土義不相涉故又足
此四字然失古義矣

經史管窺卷二

三 讀五千卷齋

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侷立古者立位同
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余案左傳襄三十一年
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說苑侷變立變讀曰辨辨讀曰
班徐廣史記注辨音班又焦山鼎銘僉立中廷周頌敦銘
王各太室卽立宰及右頌入門立中廷戩敦銘邠敦銘卯
敦銘同器銘皆侷立則立位同字可證

韎師注韎讀如味飲食之味又讀如韎韐之韎杜讀韎爲
喙莖著之喙案尔正釋草喙莖豬杜子春侷著喙五味也

抱朴子云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胥五味

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綠篆讀爲圭瑑之瑑案說文倫夏軻謂車約軻也一曰下棺車曰軻軻讀爲輶則篆緣軻輶同義可知

夏官職方氏竹箭注故書箭爲晉案古箭讀爲晉余攷儀禮大射儀畧用錫若絺綴諸箭注古文箭倫晉吳越春秋晉竹十雙卽箭竹也

形方氏正其封疆無胥華離之地古倫巫今倫乖俗誤讀爲葦康成讀巫爲瓜哨之瓜巫離者瓜邪離絕也說文玉篇皆無瓜字而玉篇于巫部加葦訓爲葦斜然則葦斜者

經史管窺卷二

四讀五千卷齋

猶瓜邪云余葦一倫葦廣正睽菲也菲哨衰也瓜與葦同離杜云當倫雜

秋官士師一曰邦洵注洵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余案周頌酌左傳倫洵是洵與酌同字可知

七曰爲邦朋注故書朋倫備又備讀如朋友之朋余案管子幼官篇練之呂徹羣備署注備猶曹也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音倍顏師古曰晉音是也

蟄氏掌除飀注云故書飀倫脊鄭司農云脊讀爲績謂从

人骨也骨之尚胄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前漢書食貨志故堯胄九季之水湯胄七季之旱而國以捐瘠者曰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注孟康曰肉腐爲瘠與殯同月令掩骼埋鬲注肉腐曰鬲釋文胄骨曰鬲亦作𪔐龔韻或作𪔐呂氏春秋紀正月霾𪔐高誘注𪔐讀如水漬物之漬蓋與小戴禮四足曰漬同義

破工記穹者三之一注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三之一也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虛一佗空故讀从之又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毛詩佗空春秋緯少昊邑于穹桑呂氏春秋伊尹生于穹桑字皆佗空則穹空本通用

經史管窺卷二

五 讀五千卷齋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緝之緝謂曰組約其中央爲執之曰備失隊與既夕記冠六升緝纓條屬厭博雅鞞謂之緝文同而義異余案方言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注云鹿車也可曰取證

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佗臚案古器物銘內傳旅尊旅簋旅匝旅鼎之屬蓋皆爲臚字義取於陳列亦詩賓之初筵穀核維旅注陳也同義而薛尚書釋旅爲言不一博古圖又取于士旅食皆失其旨矣又案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鄭氏云臚岱季氏旅于泰山是也

兄弟畢袵元注古文袵爲均也余案左傳僖五季均服振
振注字書佗衿後漢書輿服志秦呂戰國卽天子位滅公
禮樂郊祀之服皆呂衿元又王莽傳莽紺衿服左思吳都
賦六軍衿服

眉壽萬季注古文眉佗麋余案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然
揚麋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無鬚麋漢北海相景君碑不
永麋壽皆足爲證

士昏禮與始飯之鎔注古文始爲姑余案晉姜鼎銘朕先
姑君晉邦姑卽始字周頌敦銘皇考蕚未皇母蕚始始卽
姑字于文皆可鎔見而義自明也

經史管窺卷二

六 讀五千卷齋

士相見禮左頭如麋執之注今文頭爲脰案白虎通引禮
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曰羔左顧古摯佗麋明古曰麋鹿
今曰羔也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饋簡
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子是始尙羔則前此執麋可知矣
左頭佗左顧佗頭誤爲顧

徧嘗膳注今云帖嘗膳案釋文引穀梁傳莊二十七季未
嘗肴帖血之鹽注帖嘗也今本佗飲血之鹽

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厭今文佗指鄭注推手曰
指引手曰厭疏云引手曰厭者引手向身引之蓋舉手向
外爲拱引手向身爲厭古之擡也余案春官九擡肅擡鄭

注曰肅擗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少儀婦人肅擗手擗注云肅擗擗低頭卽引手也秋官司儀疏云凡指皆推手至于擗卽引手爲異也釋文云擗卽今之指今文曰厭爲指誤于釋文耳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案禮記冠義曰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佗遵又周禮黨正注異姓雖耆老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鄉射禮佗上射如初注今文或言佗升射案敖氏曰凡進退之文無常耆事于彼爲進卒事而反爲退也上字佗衍今文或言佗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矣

經史管窺卷二

七 讀五千卷齋

燕禮媵觚于賓注媵或讀爲揚今文媵皆佗騰案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佗媵敖氏改觚爲觶褚氏管見辨之曰凡獻呂齋者酬呂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呂齋則酬亦不呂觶矣安可破觚爲觶序義甚條暢

賓爲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聘禮記賓爲苟敬注云苟敬者主人所呂小敬也又注大射儀云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敬从苟苟音己力切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朱昭芑三禮析疑謂苟字从羊應讀己力切今鄭从草讀古厚切誤矣

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侯胥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

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百鄭司農云絹籠綱者維持侯者若然則綱與維當用繩爲之又曰布爲絹籠綱然後曰上个下个邊綴箸絹兩頭曰綱繫箸植維者于上个下个上下躬兩頭皆肴肉又曰小繩綴肉繫箸植故矢或離綱或離維也絹綱百者曰絹爲綱百離箸絹也余伯兄南陵先生云絹爲綱字之譌綱耳爲綱紐之誤攷周禮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綱寸焉注綱遠侯繩舌維持侯者綱籠綱者綱所曰持侯而繫于植故綱出舌尋綱所曰持綱而繫于侯故寸焉說文綱持綱紐也亦引周禮綱寸廣韻綱爲贊切繩紐可證

經史管窺卷二

八讀五千卷齋

聘禮歸饗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案古文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齊人饋女樂魯論皆作歸饋猶歸也

公食大夫禮牢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簋皆作軌案周禮小史叙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古文軌也又案易損卦二簋可用享蜀才本作軌說文曰古文簋或作匱或作枕渙之九二曰渙奔其枕渙宗廟中故設簋

牛鮪注今文鮪作鮪案釋文鮪巨之反注鮪音同郭景純

云鮪鮪屬鱗韻云說文魚脂醬也出蜀中一曰魚名鮪也

音脂尔正釋器魚謂之鮪山海經諸懷之水西流注于鼈

水其中多鮪魚而大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銅毛牛藿芊苦豕薇注今文苦爲芊釋文芊音戶尔正云地黃也鄭注苦苦荼芊乃地黃余案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閒傳齊衰之喪居聖室芊翦不納注芊蒲之可爲席者則苦芊非一物可知

覲禮太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余案漢韓敕脩孔廟碑後韓君子氏憤憤之思惟古之嘆洪景伯釋氏伦是是碑亦用氏爲古文也漢書云造父後育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顏監曰氏與是同吳志是儀傳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又案論衡亂龍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舛武帝圖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焉提卽闕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从是故亦與氏通

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菽氏改練爲練管見辨之曰練冠之紕亦緣呂繅故閒傳云練冠繅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繅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昏二也義最精確

汪鈍翁儀禮說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爲重而于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爲重而于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呂分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

者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余謂太宗之禮因情而制者也而汪子嘗之固矣哉汪子
之論禮也

士喪禮竹笏注今文笏伦忽案說文無笏字說文云笏籀
文伦忽一曰佩也彖形忽又與忽通鄭氏尙書曰子欲聞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笏注云笏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
者也穆天子傳曰帔帶摺笏郭璞曰笏長三尺杼上椎頭
一名珽亦謂之大圭从曰勿聲

久之注久讀爲灸案周禮廬人灸諸墻說文引伦久云从
後灸之彖人罔脛後音距也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灸从

經史管窺卷二

十讀五千卷齋

火久聲古文省火

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伦術余案漢孟郁脩堯廟碑吏士歌
術功侑萬世靈臺碑累世同居州里侑術韓敕脩孔廟碑
後共術韓君德歧已郡太守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伦述
又祭義術省學記蛾子時術之注術當伦述

士虞禮朞而小祥注朞古文伦基余案成陽靈臺碑承祠
基年費鳳碑基月而致道則朞字伦基猶見古義

方望谿析疑曰特牲饋食禮惟設几筵而無迎主主人之
節康成注王制謂大夫士無主据此又据戴記祝取羣廟
之主藏于祖廟主出廟入廟必蹕周旅酬六尸皆邦國禮

故後儒不能辨正獨不思若無主則無爲多立虛廟而庶人私祭高曾于寢亦無術曰稽之矣記云重既虞而埋之又云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庶人必胥重則雖庶人必立主此喪之大綱也胥重斯胥主見魏書禮志鄭注非是方氏駁之是矣余案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使貳車反祐于西圃注反祐還取廟主也說文云祐宗廟主也蓋祐謂之函曰其函主故亦謂之主據此則大夫士胥主可知鄭說不攻而自破矣

少牢饋食禮上佐食曰綏祭注綏或佗按按讀爲墮春秋

傳曰墮幣楚胥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奠幣于

經史管窺卷二

十一 讀五千卷齋

神曰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曰手謂放飯于器曰墮古文墮爲斲又按讀爲惰如周禮守祧職既祭藏其惰之惰說文佗墜古文爲掇

胥司徹案石經釋文明刻本皆無徹字此字衍涉下而譌也又周禮膳人注引儀禮胥司曰亦無徹字可證

禮記曲禮宦學事師學古文佗御余案左傳宣二年曰宦三季矣注宦學也若復佗學則復疊矣宜依古本佗御爲是馬融長遂賊宦夫樂其業亦足爲證

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案士昏禮視諸衿盤注視乃正字今又佗示俗誤行之又左傳昭十年引詩視民不

佻注視如字詩佻示又漢書高帝紀視項羽無東意師古
注漢書多曰視爲示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彘說女子
子重言子者別于男子也非是余案女字亦應讀斷子子
蓋言子之子卽俗云女孫也後觀喻湍石禮說與余暗合
坊記兄弟佻男子較明了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各所不能也卽如取婦
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須諸侯大夫家才可行
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取况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
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舉一節可例其餘若刑不上大

經史管窺卷二

士 讀五千卷齋

夫則不然觀文王世子成王胥過則撻伯禽楚文王田於
雲夢三月不反保申諫曰先王卜曰臣爲保吉王臯當咎
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寧得臯于王不敢負先王王曰敬
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
再曰小人痛之君子恥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据此則刑
不上大夫非古制矣

檀弓晉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余疑舍則伯邑考于
立武王時尙在而苦無證據及觀尙書中候云文王廢伯
邑考立發爲太子王曰脩我度遵德紀後恆偁太子發始
喜尋出證據矣

設萋翬注周禮萋佗柳余案天官縫人衣翬柳之材故書
翬柳佗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翬櫝讀爲柳皆棺飾攷經
傳翬字皆佗翬說文無此字左傳曰四翬不躡今左傳亦
佗翬矣

毛西河吾說篇曰陳無太宰嚭檀弓吳侵陳師還出境陳
太宰嚭使于師夫嚭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
案吳胥太宰嚭見左傳此必誤聞吳夫嚭時胥太宰嚭其
事而假侵陳而吳屬容齋隨筆云嚭乃夫嚭宰陳遣使者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者嚭簡當云陳行人儀使于師
夫嚭使太宰嚭問之乃善余案吳語吳夫嚭既勝齊使行

經史管窺卷二

主讀五千卷齋

人奚斯釋言于齊卽檀弓之行人儀也觀漢書人表陳太
宰嚭吳行人儀在中中吳太宰嚭在天下其義甚明誤嚭
爲嚭傳寫脫其半百客胥曰吳宋胥太宰而陳無太宰獻
疑者余應之曰隱公十一季羽父請殺桓公將曰求太宰
則魯亦胥太宰矣鄢陵之戰子重使太宰伯棼犁侍于王
後則楚亦胥太宰矣蕭魚之役鄭人曰良霄太宰石奚如
楚則鄭亦胥太宰矣烏可硬派陳爲不應胥太宰乎

衛胥太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佗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余
案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義佗莊伏滔望濤賊宏濤於
是鬱紀重流於是電驤紀沙淳而迅邁觸橫門而克壯壯

亦讀晁又巖訢碑云兆自楚壯卽楚莊王也則莊壯古本通

仲秋蟄蟲坏戶鄭注坏蓋也余案周書時訓解仵附孟冬
坏城郭呂氏春秋仵坳高注坳蓋也呂氏又云坳牆垣高
注坳猶培也說文云蓋也與附通坏坳聲相近又曾子問
塲不耐祭鄭注耐當爲備聲之誤也培壞說文仵附婁可
證

文王世子胥鼓南胥讀爲雅卽古文正字與胥通古者舞
詩鼓之歌之故曰胥鼓南言肆正則鼓南風也春誦者誦
此夏弦者弦此南夷之樂曰任古南任音同遂呂南爲夷
樂失之矣

經史管窺卷二

十四 讀五千卷齋

禮運聖人耐曰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案禮部韻畧載
應劭漢書注曰輕鼻不至于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
从彡庸髮之意也蘇林呂爲恣度之字皆从寸後改爲耐
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漢書音義耐乃代
反亦仵耐又耐事耐久亦仵能入登韻然則古能字仵耐
又仵而古耐字仵耐也

伯兄南陵先生曰禮器父黨無容正義謂父之族黨事之
無脊折旋指讓之容非是黨所也言父所盡誠而已不假
外覓容飾也觀內則在父母之所不脊敬事不敬袒裼鄭

注曰父黨無容可證又左傳哀五季師虜師虜何黨之虜杜注黨所也公羊傳文十三季何善尔往黨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此黨與所通之證說同王氏經義述間而引据較詳余案荀子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亦可取證

郊特牲腥肆爛臄肆注佗薦解體非是余案楚茨二章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者鬣解亨者煮孰肆者全體先鄭訓肆爲陳後鄭破肆爲剔皆失之矣要如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肆全也全陳之則鐘磬各一簣謂之肆也解方得爛禮器注云沈肉于湯也上文血腥爛祭注云爛或爲膾玉篇膾瀟也生孰半也余案胥尸徹乃鼓尸組注云古文鼓佗燂釋文燂一本佗爛聘禮注膚豕肉也惟燂者胥膚則當从燂爲正

內則兔爲宛脾莊子曰臠者之胥臠胥可徹而不可徹也臠與脾通廣雅百葉謂之臠胥胥謂之臠說文曰臠與臠皆百葉据此則宛當佗臠蓋聲相近而誤

接呂太牢注接讀爲捷余案春秋經宋萬弑其君捷賈逵云公羊穀梁曰接又公羊僖三十二季鄭伯接卒注二傳佗捷文十四季晉人納接菑注二傳佗捷菑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讀爲捷則接與捷通明

矣

玉藻諸侯茶注茶讀爲舒遲之舒余案破工記斲曰必茶寬緩曰茶注皆云茶讀爲舒古文舒又左傳哀五年鬻妃之子茶嬖注茶同舒則茶舒爲古今字可知史記建元曰來侯者季表荆茶是徵索隱茶音舒

大夫曰魚須文竹注崔云用文竹及魚斑也隱義云曰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斑而疏引庾氏說曰鮫魚須飾竹成文應氏曰余正魚曰須言魚之所曰鼓息者在須宜讀如字余案左思吳都賦旗魚須注曰魚須爲旗之竿也讀如字爲長至前人釋賁九二賁其須云須當讀爲斑而引玉

經史管窺卷二

共讀五千卷齋

藻此句曰證之恐未是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見王肅讀如奔古奔斑同音故賁古佗斑然則斑其斑問於理安庠純組綬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佗絲旁才案周禮媒氏曰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曰才爲聲又毛傳行露篇云昏禮紵帛不過五兩則純字爲紵字之誤

明堂位夏后氏曰楬豆注云楬無飾也方言齊人謂無髮爲禿楬楬與鬣同蓋器無文猶頭無髮也

樂記六成復綴曰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駟當爲四案古六成復綴曰崇爲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爲句崇充也曰

崇曰終也今讀倫崇天子誤

喪大記大夫喪用輶士喪用國車注輶皆當爲載曰輕車之輕輕字或作團是曰文誤爲國余案周禮遂師屨車注屨禮記或作輶或作輕雜記載曰輶車注輶讀爲輕或作輶經文國車蓋國字如團字相侖團與輕聲相類輕卽屨車也

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相近王肅讀爲祖迎余攷古本禮記相爲禳字之誤近爲祈字之誤一聲相近而誤一字相近而誤

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方氏注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

經史管窺卷二

七 讀五千卷齋

余案康成皆讀宗爲祭云祭星與水旱之壇而說文引禮亦云雩祭祭水旱則是耑儒己先康成而讀祭矣而周禮黨正春秋祭祭則謂雩祭則亦爲壇位如社稷也晉志摯虞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祭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竝列則班與社同黨正之祭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據此則宗字自當從鄭作祭不知彙說何曰舍此而从彼

中庸小人反中庸案顯然與中庸相反之小人何足當聖人指斥此小人乃自托于中庸敢與聖人爲敵者故聖人急曰反字正之下文小人之中庸也不善反字正見其無

忌憚也苟不于睹聞之外隱微之內得其相反處則相信處正不易辨少正而魯之間人而孔子誅之可證

壹戎衣而旡天下舊注衣讀如殷依廉告文彙注如字讀依武成文恐非不但武成爲僞書又與上下文義不貫如云一箸而不失顯名將再箸二箸顯名卽因之而失虛斷不可訓左傳宣六年引周書燹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曰兵伐殷盡滅之差勝余謂究竟要从廉告注戎字如大正肆戎疾不殄解與召誥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同義上下文自一串矣至引成二年左輪朱殷注血卮久則殷殷晉近燹呂血流漂杵比擬殊屬不必

經史管窺卷二

支讀五千卷齋

禮爲母爲妻爲長子三季左傳昭十五年季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育三季之喪二故曰三季之喪達虛天子不專父母又特言父母之喪曰明之

治國其如示諸掌虛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余案穀梁注引易云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今倫寘毛詩鹿鳴篇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倫寘此皆可通獨示諸掌當从指示之示觀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虛可知

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案注相人偶考亭疑之然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指

相人偶鄭注數見必育所本表記注引公羊傳曰執未育
言舍之者此言其舍之何人也何休注曰仁之也若曰可
悲表記正義曰成十六季公羊傳文證人是人偶相存愛
之義也公羊謂之悌方言謂之嘖又謂之思或謂之無寫
皆憐也所謂相人偶者其義如此

興滅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余案春秋吳貶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注國雖存君从
曰滅鄭語彭豕韋則商滅之其後仍爲商伯蓋湯滅豕
韋不滅其國故子孫更得興爲伯也左傳襄公四年滅斟
灌哀公元季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滅殺同名然則滅
之者殺其君而已

經史管窺卷二

九讀五千卷齋

繼絕世謂卿大夫案般庚子不敢動用非罰世選尔勞子
不絕尔讜絕今尙書佺佺俗本佺掩詩大芘云惟周之士
不顯天世孟子仕者世祿皆可證

反古之道鄭注謂曉一孔之人孔穎達未達其指鄭蓋取
管包孔竅爲喻移宮換羽調爲之變若但曉一孔則泥其
故調而不協于新聲矣

表記文而靜注靜同情余案周書官人云情忠而寬見註
而安大戴禮官人情佺靜則古字通用可知

緝衣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

勸文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文王之德反覺自然然未知所本

儒行儒者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閔者司余于八歲受經時卽疑隕穫二字者誤曾訾康成注隕穫困迫失志之兒爲糊塗後觀李氏文說隕穫倫隕擗言古文禮記如是始悟康成本不糊塗蓋其時未誤隕擗爲隕穫故呂困迫失志釋之充倫統閔倫文

善新錄云大學之道在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親民之實也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引康誥倫新民一語而不知如係赤子大康誥文係民同

經史管窺卷二

辛 讀五千卷齋

于係赤于親民意尤切古聖人係民之道不外富教二大端而親字足呂該之改親爲新未免偏重矣親之義大于新言親則物我無間言新僇者呂貴治賤呂賢治不肖氣象視民如傷者侶不若此後世治道所呂不如三代正爲不求民之安而務防民之不譁于是舍德而用刑自謂革其舊染而本原日趨于薄矣竊謂大學親民當仍舊文爲長余案上文在明明德親民呂包括在內則本句倫新字較優不過被革其舊染之污一語注煞了夫民何嘗僇舊染之污祇于所固者之譁與他培植耳如草木自具根芽一經雨露則發榮滋長蓬蓬日新矣將古詩良苗夾懷新

佗注脚則新字不較新字爲優虛

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謂誠意自足朱注快也足也余案說文慊疑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吝慊志應劭曰志滿也說文慊快也据此則慊當佗慊一人貪戾一言僨事注戾佗吝僨佗犇案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蓋賁古犇字大學僨佗犇古賁僨通陸贄奏議云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威張晏曰僨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

冠義己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母之拜子犇人駁訟不休吝調母吝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吕信斯須之敬者吝謂孀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于餘子者此種語皆屬旨說大于風化吝關余案儀禮士冠禮云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爲母者答拜其子之明文也蓋吕冠禮禮之大者雖父母夫無端坐而受子之拜者舍天然注脚而徂逞肌說是所不解

射義循聲而發不失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疏正者正也夫鳥名齊魯之間名顛肩爲正余案月令季冬征鳥厲疾郭注征鳥顛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爲鷹背化爲鳩揚子方言齊魯間謂顛肩爲鳴鳥又案周禮天官司裘

鄭司農注云鵠鵠毛也四尺曰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
鵠小鳥難中是呂中之謂雋一說鵠鳥之大者有力飛遠
故正鵠取此大射儀注云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
呂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廣疋鵠鵠也
鵠一佗乾陸賈乾鵠噪而行人至卽謂此也

聘義纘密曰臬注纘致也說文無纘字余案詩唐風蘩于
苞栩傳苞稷也釋文云本又佗纘鄭箋云枹相迫迮枹致
也余疋釋言苞稷也疏物業生曰苞齊人名曰稷郭璞曰
今人呼叢緻者爲稷又周禮考工記輪人凡斬轂之道必
矩于陰陽陽也者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注陽木文
理緻而堅据此則宐从禾旁佗稷

經史管窺卷二

主 讀五千卷齋

孚尹翬達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言玉之光浮如
竹之筠也余案左傳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于齊侯孔疏
云鑄金爲龍節曰玉爲函盛之名曰龍輔卽地官掌節曰
英簋輔節玉采浮筠故曰英簋亦可爲證

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哱夏收之文說文無哱字鄭注士
冠禮云哱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曰自覆節也竹汀先生
謂哱與芋通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佗幠幠覆也釋文芋
或佗吁漢書藝文志肴芋子十八篇卽史記之吁子也鈕
匪石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覓字下竝佗殷曰吁明刻

五音韻譜夾佗吁

小戴禮一家之書旨其紛紜柄鑿昏不勝指者聊舉一二
言之如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一禘也或曰胷
祭或曰夏祭一廟制也祭法大夫胷皇考廟王制胷太祖
而無皇考一寢也檀弓呂之哭師奔喪呂之哭母妻之黨
一奔喪也雜記大功望門而哭奔喪見喪者之鄉而哭一
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垂戾如此吾誰適从

經史管窺卷二

三讀五千卷齋

經史管窺卷三

太倉蕭曇曼叔讓

經部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寐而生故驚而惡之後人多訾之顧亭林杜解補正采應劭風俗通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若尔則何驚之有恐與驚姜氏句伦兩概伯兄南陵先生引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呂告方寢而紀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伯鄭莊公長必育大德遂曰德爲名三十國皆秋苻秦蒲洪父懷歸于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爲證則杜說正未可厚非也

經史管窺卷三

一 讀五千卷齋

無使滋蔓服虔注滋益也蔓延也謂使其惡益蔓延長也百堂姪曰莛字不當从草三餘初錄引左思蜀都賦風連莛蔓于蘭阜與布濩字爲對尔疋釋文蔓莛今本伦延毛詩傳蔓延足利本釋文伦莛余案沙隨思問錄云古文尙書大誥不少延召誥不其延俱伦莛謂莛之从草猶縣之从絲也

桓十六季衛宣公烝于夷姜洪文敏曰宣公曰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季姑曰嗣位之季卽行烝亂而急于卽曰次季生勢須十五季然後取

既取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已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季中如何消破余案此疑當取史記夷姜爲宣公夫人已破之而全謝山則引孔疏云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季方齊州呼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壽十六季中育子可已及冠魚網離鴻卽宣公嗣位初季事也其季足已相副矣其補孔疏之遺則云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尙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蕩也桓公當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實竟可疑謝山之疑礙在伸

經史管窺卷三

二 讀五千卷齋

左氏而屈史公旨惟毛西河力主史記與余意合不筌愈于舍見在證據而佗無稽之言虛

沙隨曹秋例目云攷彙古曹秋莊十八季秋育蚺佗蚺音特卽小疋大田篇云其螟螣之騰注云短狐也已含沙射人非是余案後漢書明帝紀引詩云其螟蚺呂氏曹秋任地篇大草不生又蕪螟蚺高誘注蚺或佗騰又唐公昉碑佗蟻孫叔毅碑佗皆皆可證

億四季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鹵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蓋言四海九州無不可到者用已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句注皆佗齊境非是余案史記齊太公世家

索隱注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唐王昌齡送人卧安陸胥天邊何處穆陵關之句安陸卽雲夢二縣也京相璠曰無棣在遼鹵孤竹縣漢書地理志遼鹵郡令支縣胥孤竹城不專指齊地不辨自明二十六季公使展喜犒師注犒勞也公羊註四季何休注曰牛酒曰犒然非古文故說文不載古佗犒服虔云呂師枯槁故饋之飲食次佗橐周禮小行人國胥師役則令橐禮之注云故書槁爲橐

二十八季士會攝右余案士字當佗土襄公二十四季宣

子曰在周爲唐杜氏廣韻杜本帝堯劉累之後省杜佗土

經史管窺卷三

三 讀五千卷齋

詩徹彼桑土韓詩佗杜揚子方言東齊謂根曰土非專指桑根白皮土同杜据此則士字爲土字之譌審矣又案晉語注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之杜伯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忒周適晉生士爲晉理官其孫士會爲晉正卿益足徵士字之誤

二十九季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余案魏志方伎傳管輅至劉長仁家胥鳴鶴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鶴言東北胥婦昨殺夫牽引鹵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

時果胥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鹵家人與夫胥嫌來殺我婿王充論衡云廣漢陽翁仲乘蹇馬之野胥放眇馬于田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眇其御曰何呂知之曰彼罵此蹇此天罵彼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果眇可取呂證

三十季若不闕秦將焉取之余仲兄小洲云注訓虧非是應訓開墾讀如吳語闕爲石郭陂漢呂豸舜管子山權篇北郭胥拙闕而得龜者之闕方與下取字膠黏矣余案若尔何不呂成十三季又欲闕虜我公室爲證

客胥問文二季廢六關注調關所已禁絕末遊而廢之爲

經史管窺卷三

四 讀五千卷齋

不仁家語作置六關注調置關已稅行者爲不仁柄鑿若
是將何从余應之曰兩書本不柄鑿不過注者胥異同耳
不觀晉秋宣八季壬午猶釋萬入太籥虜公羊傳曰其言
萬入太籥何太其胥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曰廢置也
置者不宥也据此則何柄鑿之胥

文十七季鋌而奄險急何能擇注鋌訓疾奄非是余案孟
子殺人呂挺與刃注挺杖也呂杖訓鋌勝疾奄多矣段若
膺先生深曰爲然

宣十一季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陳無君因
縣陳後因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案夏徵舒之弑靈公在

十季夏距楚之討夏氏闕十有七月矣此十有七月中豈可無君曰統理之者則史記徵舒自立爲陳侯靈公太子午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之說非屬蕪稽觀經書陳靈公之葬蓋可信矣

牽牛已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九經條辨奪字伦挖字同跋云說文奪字手持佳失之也脫消肉臞也二文皆俗活切奪本脫失之正字後人俗伦攘奪之義而正義反隱故宐从古伦挖余案周易訟卦終朝三褫之康成仄伦挖淮南人間訓秦牛缺遇盜挖其衣被周書古本伦斂攘矯虔注彊取也同挖與條辨合

經史管窺卷三

五讀五千卷齋

成二季盟于蜀鄉不書匱盟也說文匱一曰乏也段助曰虛也言虛而不實也佶勝訓乏百堂姪引晉語今陽子之兒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昭注言不副見爲匱夏見精核後觀薈新錄夾云當用此義

彭甘亭潘瀾筆記曰襄十四季瞽爲詩疏引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云瞽陳樂曲獻之于王近人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中引表記正義而失引此余案經史辨正曰周語瞽獻曲注樂曲也今本伦典誤則知宋痔已昏誤伦典者矣

左傳補注襄二十五季授手于我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

魚左首進髻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季曹公子首公羊佗手是字通之證百堂姪曰傳曰天誘其衷敝敝邑心陳知其舉授手于我四句連讀言天授手于我也手首古通則胥之而此非其義余案此授手當如隱十一季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解百堂駁惠說是矣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古文後首誤爲後手此夫不可通者蒼新錄云僖二十七年呂誣道蔽諸侯臯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佗弊王肅董遇本皆佗蔽謂呂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佗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案如王董說當呂誣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呂道弊連文襄十一季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虐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于奔命也當从服說佗弊爲是弊蔽古通用余案卽如服說佗弊字亦不當呂誣道二字截開宜呂欺誣之道罷蔽諸侯爲訓蓋句法與諸侯道敝異不然如哀七季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倒佗道長國君不出門大夫可虐

經史管窺卷三

六 讀五千卷齋

三十季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呂名子案莊叔之子祇胥僑如與豹而無虺全謝山据永樂大典載春秋世系世譜謂叔仲昭伯乃虺也昭伯爲惠伯之子惠伯莊叔庶兄莊叔呂其猶子而名之事或可信

但左傳名帶而不名虺舉一人兩名已釋之近附會矣余案莊子螂蛆甘帶帶蛇也虺大蛇也蓋虺帶音近義同觀詩推度災維帶維蛇則古或通用

三十一季繕完葺墻已待賓客經史辨正謂繕完葺皆脩治兒一墻也而繕之完之葺之太複疊矣完字乃字字之譌應从繕字葺墻詞不複疊而義夾明了後觀天祿識餘而知論出于唐李祭酒涪又云臧宣伯令脩賦繕完完字夾當佗字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又案潛研堂文集云完當爲院說文寘周垣也或佗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昭元季九經條辨云鍼適晉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亾虜對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趙孟曰天虜今本天字誤佗天字矣條辨蓋謂國雖不亾君能無夭折虜義甚明顯若佗天虜則與上文亾虜錯雜矣蒼新錄夾言之而失引條辨

九季豈其弁髦而因已敝之余案弁與髦爲二物而杜注云童子弁髦始冠必已弁蓋縹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旣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縹布之冠永不復用故言因已敝之蓋祇注得弁字而脫卻髦字矣因爲補之儀禮旣夕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佗稅兒生三月鬻髮爲髻男角女髻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所已順父母

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已公之禮記喪大記
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翬髮爲之至季長則垂箸兩邊
明人子事親恆昏孺子之義也若父从說左髦母从說右
髦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引此還他髦字箸落若孔鮒小
余正呂弁髦爲太古之冠則未知所出錢塘陳雲伯云曩
在熱河見察哈爾陪臣入覲次薙髮辮髮而兩鬢之髮多
昏存者詢之譯者則未取者之飾蓋卽詩人髦彼兩髦之
義夫禮失而求諸野之一端也

十八季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鄭眾云攝束茅曰爲屏蔽
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

經史管窺卷三

八 讀五千卷齋

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于末所已通精誠副
至意獨韋昭曰屏爲屏風攝爲要扇說本康成翼曰木衣
布其形如褊漢之扇也莽則置于墻遂謂宗廟次然失古

義矣

善備之制蓋固未知昔之論蓋謂古人製屏用茅

鄙人藉稻注其君自藉稻蓋履行之仲兄小洲云史記武
安侯傳今吾身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注云藉蹈也自是此
句注腳說最精核余案東觀漢記馮衍傳風騰波涌更相
駘藉吳志孫堅傳向堅所已不卽記者恐兵相蹈藉諸君
不得入百諸葛恪傳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文選上林賦步
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張景陽七命瀾漫狼藉漢書

天文志張楚竝興兵相蹈藉文選夏俟孝若東方朔畫贊
籠罩靡卉蹈藉賢勢昌黎欒椰子厚墓誌銘顧藉謂功業
可立就孟子注狼戾猶狼藉夫可取佗證佐

二十三季親其民人明其五侯賈逵曰五侯五方之侯王
肅云五侯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董遇云五侯候四
方及中國之姦謀者余案周禮夏官各掌其方之道則賈
說爲優

二十五季傳季氏介其雞注云擣芥子播其羽也而質疑
謂介爲甲呂駁注余案應場門雞詩芥羽張金距褚珩詩
芥羽雜塵生劉孝威詩翅中含芥粉周王褒詩猜羣芥粉
生皆堪助注張曰

經史管窺卷三

九 讀五千卷齋

定九季陽貨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注云輜駟後脊蔽
余案葱靈卽窗櫺古今字說文櫺窗閒也其制中立二本
兩旁間窻內容人臥夫可載物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
古之臥車取名焉

公羊傳桓十六季屬負茲舍不卽臯尔何休注天子疾傅
不豫諸侯傅負茲天祿識餘曰注茲新生草也一季草生
一蕃故曰茲爲季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
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蓐席也荀子琅玕龍茲華瑾曰爲
實注龍茲卽龍鬚或曰茲鬚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

佗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懇辭鄉郡負茲脊疾願備祠
官經史辨正曰茲佗滋汚也余案若佗滋當引左傳哀八
季何故使我水滋爲證然何不竟佗茲引管子水胥茲火
胥毒人或遭之季命促之爲精核也又案白虎通曰天子
不豫言不復豫歧也諸侯曰負茲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
也

莊十季宋人遷宿公羊傳讀遷爲還還同環曰還者何不
通也曰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
方蓋卽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沓之杜也又遷與還義本通
曲禮跪而遷屨注遷或爲還

經史管窺卷三

十 讀五千卷齋

宣六季晉靈公不君黼盾將入諫靈公望見黼盾愬而再
拜何休注知其欲諫曰敬之者拒之非是余案周禮司土
王曰視朝特指孤卿旅指大夫旁三指羣士大射儀言指
遠則爾近則指爾猶近也謂指而近之也說文竦手爲拜
从兩手下之爲拜故指與拜通拜同拱特指者奇拜奇猶
特也特指爲奇拜則旅指爲再拜矣盾乃孤卿禮當特指
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曰加夫夫之再拜而施之孤
卿也

十胥六季經成周宣榭災釋文云左氏佗宣榭火案左氏
古文榭本佗射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劉逵引國語云射

不過講軍實今本佺榭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佺謝書泰誓
云惟宮室臺榭釋文云本又佺謝左傳三十一季無觀臺
榭注本夫佺謝荀子王霸篇臺榭甚高注與謝同吳射慈
夫佺謝慈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
是射與謝通又禮玉藻鄭注靈射之屬余疋佺謝夫疋爲

證

襄二十七季苟奇履衛地會衛粟者昧雉彼視何休云昧
割也割雉爲盟猶云視彼割雉釋文云昧舊音勿亾粉反
一音末又音菴玉篇昧莫割切音秋吳子夷昧卒釋文昧
音末余案昧當讀莫佩反晏子問篇鄒滕雉犇而出其地
猶稱公侯可參言昧雉犇而出之義猶視彼爲可處乎

經史管窺卷三

士讀五千卷齋

定元季仲幾之臯何不蕞城也何休云若今呂草衣城或
讀蕞爲衰調功之等衰次第非是余案魏揚州刺史叟劉馥
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佺草苫數千方枝爲備及吳圍合
肥天連兩城欲崩于佺呂苫蕞覆之是爲蕞城卽何休所
云呂草衣城之證戰國策董闕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皆曰荻蒿苫楚廩之其高丈餘馥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
箇籬不能過也此義大可取臺榭甚高蓋與榭同吳射慈
穀梁傳隱三季吐者外壤倉者內壤注云凡所吐出者其
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于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

爲傷徐邈大佗傷廉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佗穴
出土皆曰壤案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
土則壤說較長神類命情也莊二十三季夏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觀無事之辭也呂是爲尸女也無事不出竟范甯曰尸主
也主爲女往而呂觀社爲辭讀者疑之余案墨子燕胥祖
齊胥社稷宋胥桑林楚胥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得
此注脚疑義消釋矣

文十八季一人胥子三人緩帶范甯曰其望其祿也文說

采晉書羊祜傳輕裘緩帶呂釋之自屬誓說余謂要引漢

經史管窺卷三

十三 讀五千卷齋

書匈奴傳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曹植筮筴引樂飲過三奮
緩帶傾庶羞崔鴻南燕錄入鼓腹帶自緩呂爲證方合

宣十八季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傳曰戕猶殘也捉殺也
注曰捉謂捶打方言謂之淋關鹵人呼打爲淋晉魏河內
之北調淋曰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捉殺小尔疋大曰戕殘
也董仲舒劉向已爲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蓋近

虐殘矣故呂戕爲殘

陸象山嘗言幼時讀論語卽疑胥子之言爲支離夫胥子

之言出自夫子胥子不過述之耳何必將一人之言強分

精麤觀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諸書援引諸弟子之語皆佗

子曰可證

賢賢易色數語言學求盡倫而已三代之學皆所已明倫首句必切夫婦一倫講夫子好德好色之嘆爲衛靈而發可知較量德色離不了夫婦一倫也游氏日子夏曰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可知矣吳氏曰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于廢學夫學之爲言效也效古人之盡倫非學之大者虐何流弊之有卽廢學所廢不過詞章之學而已吳才老不識學字故遠不逮游定夫之見卽其所箸韻補詞章之學亦殊淺陋

養兼服勞不獨饋食故言犬馬于人亦能竭其力而不知

經史管窺卷三

三 讀五千卷齋

敬人之不敬者無已自別于犬馬也聖人決無已畜擬人父母之理也包注如此邢疏亦先主此說後乃引孟子豕豕交獸畜之語明知義有優劣也彙注顧取劣舍優并不雷備一說殊不可解歸安沈五亭云東哲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侶禽字亦指人子說指人子說爾能字方有落幼時讀論語攻虜異端斯害也已卽疑范氏注未穩應解見異端而卽攻擊之斯害不至蔓延而自消滅矣伯兄南陵先生喜其穎悟及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

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與余意合然此論紀自任
昉見文選撰王文憲序

宰子晝寢舊說晝當爲晝調刻晝寢室如國語大夫斲之
之義而晝人胥呂禮器注晝藻于梁上之短柱爲例是又
佗繪晝解矣恐非是余案漢書霍光傳光間之止晝室中
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晝之室也或曰彫晝之室師古
曰彫晝是也周書蘇綽傳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
畫朽木說目一時不可呂充棖椽之用也此方是鐵板注
脚

足恭孔氏謂僂辟其足呂爲恭乃晝御俯仰呂足爲恭敬

經史管窺卷三

南讀五千卷齋

也要引昌黎集送李愿歸盤谷序足將進而豁頰爲證與
上言色三平最是直捷簡當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爲人
巧佞卑諂足恭師古足讀如字可參

雍也可使南面疑孔子不應呂人君許仲弓可使南面者
言可使聘問鄰國之君第十三篇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爲
士之第一等言此不輕許人者而呂之許仲弓也客胥呂
下文臨民獻疑者余應之曰不觀孔子荅季康子曰臨之
呂莊虐蓋臨民不獨爲人君言之凡胥官守者皆胥其分
不然仲弓竟呂人君自居而又呂人君期伯子豈理也哉
屈翁山云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指伯牛舉尸于數孔門

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爲證侶也而全謝山引檀弓伯高之喪孔氏僕者未至冉求東帛乘馬而將之曰駁之固矣又云論語中僂子者自曾閔齊三子外惟冉求則僂子余謂冉求僂子無確据第十三篇冉子退朝蒔人已脊力穡是仲弓者矣又烏可硬派冉氏僂子者之必爲冉求虜宐从屈說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安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身顏路庸固回傑韶倫曰伯牛爲仲弓之父何据而云余王充淵博必非無据可知姑俟破後齊客持沙隨思問錄示余者中引古論語犂牛之子伧伯牛之子得此則不

經史管窺卷三

五 讀五千卷齋

但論衡胥證佐卽于本章夫子語氣自得不然僂許人子而詆毀人父雖稍持厚道者尙不出此而謂孔子大聖而反出此虜

竊比於我老彭注謂老聃彭祖疏謂老彭姓錢名鏗論衡謂彭祖顓頊師叟記謂陸終第三子注謂姓彭名翽曰疏證之判若兩人而又謂鏗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舉聃之事實嫁于彭祖其舛甚矣余案彭祖封大彭郡國志所謂彭城國彭城縣卽古大彭邑也若彭國見于大誓傳雖不詳其地而謂在鹵北揚雄蜀都賦彭門鴻帆左思賦出彭門之闕而雄蜀記曰李冰謂汶山天彭闕曰天彭

門亾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後人因亾者必過彭門之說遂曰彭祖家此而亾自雄之言佻備也

客胥問謝文節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胥商畿內之地與周竝立而命三叔曰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鹵山見周之能悔過遷諱雖外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旣外始降王而爲公曰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旣黜殷命壘山自言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此說是否余力斥其非後觀全謝山經叟問答云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曰鹵伯事之虛全說精當先得我心矣

經史管窺卷三

去 讀五千卷齋

五十曰學易五十者約舉河圖之數猶言參互曰破之曰五之爲義三天兩地居中而無所不該十之爲義一經一緯交出而無所不貫五建皇極十環終始曰此學易易蘊无窮下經是人道由咸恆至中孚小過而訖旣未濟上經是天道由乾坤至頤大過而訖坎離凡學之境力至曰胥神至曰無無者融徹之謂也盡人則可曰無小過韶風澤雷山而觀成己之會達天則可曰無大過化山澤雷風而躡日月之根窮理盡性曰至俟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朝聞道而夕可死雖聖人猶憂憂虞難之矣

聖人不得見何至善人夫不得見十室之邑必胥忠信如

某者又何說也乃至君子有恆皆願見而不可得彼蘧伯玉子賤南宮括非君子耶人而無恆不可曰佗巫醫何言之易也何氏謂疾世無賢明之君細玩文情良非曲說疏云聖人謂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譴無惡之君又言譴人之不得而見思得見有常德之君案再箸子曰夫非衍文夫子言及聖人君子穆然長思默然有會久而復言正記者摹神之筆

恭而無禮不分附章案恭而無禮如命伯石爲卿三辭而受策之類慎而無禮如季文子宣公篡立不能討而反爲使齊納賂之類勇而無禮如白公好復言而求从士之類

經史管窺卷三

七 讀五千卷齋

直而無禮如國武子好直言呂招人過之類此小人之行故有勞憊亂絞之弊若君子則無之矣蓋君子于禮斯須不吝其身而禮之出于性者莫如篤于親能篤于親則民自興于仁而備恭慎勇直之德禮之推呂情者莫如不遺故舊能不遺故舊則民自不偷薄而無勞憊亂絞之弊兩節本自相蒙吳氏武斷夫子必不應有是言曾子之言必當如是不知曾子之言皆述自夫子者宋人好穿鑿附會明眼人自不被他瞞過說文無憊字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佗鯁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憊之憊則憊字宜从認或佗鯁汗簡云篤古

佗竺釋詁竺厚也

使驕且吝注吝鄙吝也吝字上箸一鄙字最得余案晏子
春秋云吝于己不吝于人謂之儉吝于人吝于己謂之
吝吝于人并吝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
人之事也今人吝愛者俱自托于儉殆燕人諺云火棗兒
糕是己

惡衣服而致美虐黻冕注黻蔽膝也曰韋爲之非是詩元
袞及黼尔疋袞黻也注云袞有黻文故黻衣一名黻冕黻
夫伦絛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禮有日
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鞞異物鞞从章曰韋爲之黻从箭紕

經史管窺卷三

支讀五千卷齋

衣也則黻非蔽邾夫明矣今之蔽邾古之蔽痔尔疋蔽痔
謂之襜釋名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又謂之被卽芾字見
說文

漢書董仲舒對策此亾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
康注人項橐也王厚齋謂康說未知所本余案戰國策甘
羅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史記孔子世家有達巷黨人
童子曰大哉孔子云云康之所本或卽在是

固天縱之將聖彙注訓將爲殆非是孔安國云天固縱大
聖之德曰大訓將說自優余案詩小疋夫孔之將商頌有
娥方將我受命溥將皆足爲孔注之證

菽園雜記云嘗與鄭介庵會飲介庵問魚餒肉賤不直曰魚爛肉腐而云然何如子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腹之餒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賤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錄中具此說始知出于程余案公羊傳僖十九季魚爛而亾何休注曰魚爛从內發百姓苦飢相率俱亾又秦始皇本紀魚爛不可復全索隱宋筠曰言如魚之爛从內而出沙隨夫自亾藍本

負版是衰制背上方幅記者初下筆云凶服者式之原只指亾負版之衰因凶服二字可該功總故下一注脚云夫

經史管窺卷三

九 讀五千卷齋

子所式負版者非泛然凶服皆式也余案康成周禮注書其辜惡于大方版箸其背可取已證又後漢鄴令甄邵諂事梁冀亾同歲生得辜于冀亾奔邵陽納而陰告冀冀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而其母外乃埋尸馬屋先受官而後發喪及冀誅而河南尹李燮遇邵于塗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版于其背曰諂賈賣友貪官埋母亾其例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注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余案詩桑柔云民亾肅心莽云不逮箋王爲政民亾進於諂道之心當任

用之反卻還之使不及門正義曰呂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爲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是其事也又案尙書闕四門疏大引論語此章云門行之所由故呂言仕路皆足證鄭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包咸注謂賑窮拯乏余案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呂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偁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脊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又吳志全掾呂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掾悉呂賑贈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脊父兄在之文謂掾輒轂父財

經史管窺卷三

辛 讀五千卷齋

誠非子道皆可證佐包注

舉臯陶舉者自微賤而引之于上位也後人因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一語遂誤仞兩人爲一人牢不可破顧氏春秋彙解云蓼爲庭堅後六爲臯陶後思元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又陳杞世家或封英六地里志云六安故國臯陶後偃姓爲楚所滅左傳僖十七季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臯陶後國名据此則非一人也明矣後漢書馮衍傳臯陶釣于雷澤補注案太公六韜呂尙釣崖文王卜之爲舜占得臯陶然則臯陶先嘗釣于雷澤爲舜所舉也此舉字得此證方有實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余案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曰斗筭之徙何足選也師古注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選音先阮反今本佗算失古義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蓋言邦有道自應
食祿若邦無道而食祿則可恥也恥也二字獨貼無道上
講方合宐依弟八篇篤信章注若照本注則夫子直曰巢
許自處矣恐未可訓此幼時語也後觀孔注與余意合喜
甚

思問錄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謂伯氏乃管仲之兄仲之父
管莊仲爲齊世卿卒後呂祿位傳之嬀子伯氏是也後伯
氏得臯故齊桓奪其世卿之位與食采之邑呂與仲猶魯
叔孫僑如得臯而立其弟豹爲卿也說殊近理

孔子時之原壤與孟子時之告子皆是非常之人目中無
孔孟其見地學問只是與聖賢中道不合耳非孔孟已下
人所能及也原壤爲孔子故人繹論語檀弓所載二事其
論品必出桑戶琴張之右所謂故人必自幼納交長而不
變至老而無失其爲故者計其登木夷俟尙未七十子方
杖鄉夾在六十呂外聖人親師取友焉齊其人幼不孫弟
而願與之交長無所述而交卒如故者且其季與已相上

下而遽詛呂夙直詈爲賊無是理也蓋壤是老氏之流簡禮邊名呂不夙爲宗子斥其異端謂生必夙夙乃人之常道而汝呂嘯傲間餘之身欲于天地定數中偷關過去非賊而何

道不同不相爲謀同是讒同是正而取道旣別則其謀自然不能相謀如伯夷太公太伯季歷各造其域各行其志下至里克荀息申胥伍員一時分投更不相顧矣雖小道如農工醫卜夫復如是邪讒傳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也若分讒惡邪正則如冰炭之不相入雖兒童皆知之而煩大聖人特舉呂垂訓虞東觀漢記第五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百夫可取證

經史管窺卷三

主 讀五千卷齋

枝肢古通用楊雄云見君上而稽首曰委摯見長者而擗手曰折肢陶元亮云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折腰卽折枝也韻注按摩折手節解若枝也少者恥是役非不能說猶可通至引續說苑宦者田鵬爲周人所獲問齊主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愈厲四支俱絕而從呂釋之舛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匍匐遂迤折枝舐痔可證韻注

雖育智慧疏云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余謂不如賈子新書深知禍福謂之智亟見窺察謂之慧更見

明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字斷句爲是正猶射之正取必不可失之意養氣全是生機集義全是火候有事勿正心辟若鍊丹火不斷而爐不妄動也有事是集正心則襲矣勿忘是養助長則暴矣後觀程子遺書謝氏記明道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勿正心之意同是則明道夫已心字讀斷也可信余說之不妥

楊朱胡安定謂卽莊周所稱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則又在楊朱之疇矣兩家之說已行于春秋而特熾于戰國耳楊學于老故莊列諸書多稱之墨子七十一篇已賚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

經史管窺卷三

三 讀五千卷齋

稱堯舜禹偁周公與聖道不甚背謬其後偁相里氏之墨相茅氏之墨鄧林氏之墨隨巢子之墨胡非子之墨蓋據楊墨之跡而論偁不至無父無君而孟子必距而闢之者深慮後人或假托之而或至于無父無君夫是充類至盡之義耳又案賈子說林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口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匡章偁陳仲子爲廉而孟子極詆之至國策趙后已率民出于無用而已不殺爲齊失寃矣哉余謂此等人當貪亂

之世正是少不得他充類至盡可操策由夷齊地位案淮南記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則其爲人可知王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其論最爲平允

蓋歸乎來余案來字當訓語助辭莊子人開世云嘗曰語我來又云子其胥曰語我來注竝云來助語也可證

晉沈猶胥負芻之禍注云時胥佗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曰負芻爲人名疏云胥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則呂芻爲芻焚矣朱注于負芻下一者字僅从疏而不从注矣余案晉秋胥曹伯負芻史記胥楚王負芻竝从注佗

人名爲長

經史管窺卷三

五 讀五千卷齋

史通引竹書紀年云益爲后啟所誅今本竹書云夏啟二季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季伯益費與史通所引絕異及觀晉書束皙傳夾引竹書云益干天位啟殺之呂國策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曰啟人爲吏及老而曰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參之侶未必無者特不敢妄決耳

於衛主癰疽蒯氏曰爲癰疽之醫者非是余案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與癰

古本通後漢獻帝紀分涼州河鹵四郡爲癰州可證至渠與疽或因聲相近而假借耳

摩頂放踵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剖心摩踵李諱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李諱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据此則放字當作致因形相侶而譌耳然放次訓至義自同

臯陶爲士閻氏四書釋地謂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胥虞氏之士斷不可偁爲士師曰詩明桃應問曰全章顛偁士師諸文爲不通古今余案唐書杜牧授畢誠除刑部

經史管窺卷三

三讀五千卷齋

侍郎制曰士師臯陶之恤刑則偁臯陶爲士師次正胥本余正釋詁權輿始也詩注同庸正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相沿至今人無胥議之者陽湖孫伯胤語余云此臚說也不足據權輿者草木之始也大戴禮誥志篇孟嘗百草權輿楊雄賦萬物權輿于內徂落于外釋艸云其萌蘗蒞郭景純曰蒞屬下句非是案說文蔘灌渝蔘讀若蒞卽釋艸之蘗蒞權輿與蘗蒞聲相近也余謂典正精詳一洗舟人無稽之陋讀書人不當如是耶

釋宮連謂之蔘郭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蔘厨連觀也疏蔘樓閣邊相連小屋名也說文周景王佗洛陽詔臺徐

曰余正堂樓邊小屋此蓋小屋連于大屋體其實則別自爲一區處也漢書諸侯王表周胥逃責之臺劉德注洛陽南宮諺臺是也石林燕語東華門直北胥東向門與內東門相值謂之諺門無榜王伯厚曰諺門始標額於熙寧十年晉書載記劉曜傳諺門且空注謂別門也唐書韋宏機傳列岸諺廊巨王城外東京賊諺門曲榭錯策佗諺門高注諺別也說文諺離別也籒諺諺音同義亦同而或曰爲連或曰爲別惟徐說最穩

釋樂府歌曰謠說文謠佗音注云音从肉言今案佗歌謂

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

經史管窺卷三

美 讀五千卷齋

童子歌曰童音呂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謂佗歌曰肉聲亦本說文

釋鳥鵲郭注鵲屬案鵲兼鵲郭氏不言所出詩小苾

肇允彼桃蟲傳云桃蟲鵲也箋云鵲之所謂鳥鵲肩也陸

機疏云今鵲鵲是也其雛化而爲鵲據此則鵲卽鵲鵲卽

鵲可知

釋獸郭注云貍豚也又云猩猩狀如獾狨又注方言云獾

豚也余案淮南齊俗訓高誘注云貍貍豚又地官草人鄭

注云貍貍也詩魏風注云貍貍類

釋蟲云蜚蠊蟹郭注云蟹卽負盤臭蟲也案音秋書秋音

蜚注云蜚負蟻也然杜預曰此蟲一名蠪聖而郭曰此蟲
一名蜚蠪一名聖未知孰是

經史管窺卷三

三
讀五千卷齋

06987

經史管窺卷三



